三戌叢譚

三戍叢譚卷之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余久歷患難未嘗廢笑歌辛未爲權奸所中從戍所逮囘代人償海運友人勉以憂愁卑下心是之而不能也昝唐蘇味道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後復進三品余之七年不復有以也然

蘇模稜後坐黨附張易之貶死吾知免也夫

唐劉貺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而刊落誕妄

愔其書不傳

李北海與張說相惡會贓貸枉法當死許昌男

子孔璋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邕得減

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

贖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灃州

司馬此文吏戍贖故事也

史言房琯馳至普安上謁唐玄宗喜甚即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令奉冊靈武又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帝曰此非破賊手也何自相矛盾總之中人督戰琯遂悞軍舉世歸以車戰迂闊劉李書生不足任附會之言無所不至此浣花主人所以重悲也

古中書舍人雜擬判決宰相擇用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時以年久者爲閣老今以宰相稱閣

老雖以閣學得名然省長旣罷學士止稱擬旨
畧倣北門之制其所票擬與舍人擬判無異謂
之閣老亦宜

擬姦相者動輒例言秦檜李林甫盧杞愚謂非
也檜臣虜之罪雖大然江左粗安南宋搆基亦
未可抹殺月堂之禍雖遍縉紳然楊氏之寵上
已先蠱遊閒之好正中上癖未可謂非君以此
始盧杞殺李揆顏眞卿然德宗謂其淸介敢言

雖未必然亦非一味諂合其不納賕賂亦不可泯獨元載姦貪很惡代宗已明知之而寄李泌于魏少游每欲相李栖筠憚載輒止眞有不可解然元載能任劉晏爲國裕財此亦可贖其半如媢忌之至并陷劉晏貪婪之極不啻五百鍾乳八百胡椒謀國不臧已見國勢漸紛賊過東都國忠未敗事類靖康六賊不黨而上又本無聲色之好使可逢迎只以阿順箝制四字安享

八年眞宗社之不幸千古所僅見也

張鎰初爲郭子儀所知表爲元帥府判官後爲宰相子儀壻趙縱爲奴所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畱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著令奴告主者斬帝納之貶縱杖死奴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鎰可謂不負知己亦大維國紀矣

唐李林甫善死之後始剖棺盧杞貶謫耳唯楊國忠狼狽死州邑之手元載收繫三子盡賊聚

歛無涯並賜死妻女沒入掖庭發祖父塚毀私廟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拆私廟里第賜百官署舍助治禁苑差為快意宋則唯秦檜善終謚謬醜枉叓化之後其他如韓侂胄玉津園內賈似道木棉庵中無不正厥罪蓋時為之也悞人之國正當國禍之時其禍自不可支也危哉

唐史載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命一

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遽送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終身不敢改節又言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餽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按故吏吳憑及子韯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韯不問如此則師古幹吏自不幹耳崇文稍贖叟見吳憑何致驚心老媼耶可發一笑

韓昌黎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後官顯稍謝遣弟子豈累官尊耶孔子攝魯相時三千人安往曾不如近世王伯安也

有心以避禍不如無心以任運諒哉名言也至大臣匪躬事不可委蛇以弭釁有意弭釁釁必隨之裴中立太和中爲相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迹避禍于是牛李交訾其迹損短之

因其辭位即授山南白圭之玷千古之恨也近事有似之者惜哉

唐德宗猜主也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判官齊總暴歛以獻擢爲衢州刺史許孟容還制王武陵等執爭于是詔中停德宗尚可忠言何事負明主乎

中立東討退之爲司馬吳武陵勸其爲帥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

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以辯士持尺書刼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部分已定故不見用然其言可思也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顚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黃白

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閏六十日必亾此段可補五行志

柳公權潤筆之資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笥縢識之如故而器皆亾笑曰銀杯羽化矣事雖近達亦鄰于癡唯研筆圖籍自鐍秘方知意有在耳雖然縢者已羽化矣不羽化之物正不須鐍秘也猶未免癡耳

元白素交也當日文昌計錢徽取士帝訪于稹

穨方與宗閔有隙因是芺擠其非令居易覆試黜者過半是不能合于牛李矣衛公又畏見其詩恐見而好之正是兩頭不着嗟乎居黨禍之時苟非南北部則眞正豪杰必于兩頭不着處安身士不可不識也

史每以瑕掩瑜使人眞面目不見此最短也牛僧孺曰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今祿山傳中猶露一二朱泚傳中竟似庸人此而不書

愈所以張庸人之氣亦遂失馭才臣之術良史豈如是乎

近世小黃門騎不避宰相導拄　神廟時已然不待今日也唐宣宗時中人李敬實排宰相鄭朗騶導馳去朗以聞上詰敬實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耶即斥敬實此言甚爲得中

唐韓滉識楊於陵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

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旣而生嗣復混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識人於早歲者多矣見其父郎知其生子必爲宰相奇矣以此擇壻何福不備

黨之變自唐始也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如油和麪不可復分楊嗣復與鄭覃爭於文宗前曰臣閧左右佩劍彼此相失未知覃果謂誰爲黨耶此言千古破的宋之洛蜀與近日之事皆若此

也唯附逆璫者則漢唐宋皆有此一途此千古不可洗也若用它璫則唐之牛李皆不免也不可同年而語

童眞學道還丹最易大茅以後世鮮其人唐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于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勉勅就學至禮部尚書憯哉

牛李分黨不欲一士居其間然杜牧之喜言兵

事爲僧孺府掌書記德裕復奇其才每取其策當時國事未甚棘二公于國家安危尚不以同異拒人千里之外于今觀之亦猶行古之道也

唐綏溫與楊嗣復李德裕善嘗勸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耶溫能遊二公間眞豪杰矣然爲吏部侍郎時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不攄自巳入相此豪杰亦未易爲也不得相

不悔亦不與惡此其所以爲豪杰乎

唐張孝忠始名阿勞奚將也安史敗自歸以兵屬李寶臣寶臣以其沉毅謹詳遂爲姻家寶臣死子惟岳擅立朱滔說孝忠連和拜節度使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未滔反復說孝忠荅曰業已効忠不復助惡滔攻之朝廷令李晟解其圍因與晟結婚後佐晟赴難收京師加僕挍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

迎禮平生四箇姻家一步正一步一步好一步亦一奇也

唐時江西觀察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吕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今兩臺按劾必請下部覆核高文襄枉部尚有執持後之强者亦稍輕重之而已甚至閣擬竟加逮治孰以元膺之言告之乎

唐穆宗誅柳泌之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疢疹作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于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藏氣爲不平推此言之可謂達見至理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訪皐不獲吾輩座右當置一通不特帝王也

今官去脫靴事甚陋然唐崔戎爲刺史徙兖海觀察至抱持取其靴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

白天子使許諸戎恚責其下衆曰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亾去民追不及乃止則玆事舊矣然脫靴欲泥之不得行耳非爲畱息也

宋僧梵英曰茶新舊交則香味復又有曰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淸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人皆重古琴不詳其所以然得此言破的新舊茶交時色不可如舊而香味郤騰

唐東西京宮城皆十三里餘宋東京至三十里餘本朝兩都皆不及也

宋汴之新城即都城也四十八里餘一云周世宗顯德二年築一曰宋太祖所築見坊巷門衢整一以筆乙之爲交錯形元豐時命内侍宋用臣改築處處方幅金兵一擊皆破二說未知孰是無論世宗太祖其築法必不謬後之作者不識此意矣

相士者當相於短處知其所以短方可用其所以長如秖見其長人孰能無短一見破綻便生不堪至不遇者跌宕之至幾于盡掩本色當面錯過往往而是尤不可不着意也唐與元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縶交落其頸二力士以木來又其頤三四輩執撾而從之焉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追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惡無不

其也將貨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三萬易之馬主慚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輩詰幼清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了非凡馬必是主者不知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糞穢狼籍刷滌不時芻秣不適蹄囓蹂奮蹇跂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得伸久無所賴發而狂躁則無不爲也既晡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淸自換徐而語之曰爾才性不爲人知吾爲汝易是鏁結穢雜之

物馬弭耳引首㓜淸自負其知乃湯沐剪刷別其槽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顏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苟知此道者以成天下之才盡天下之用平天下如反掌耳

宋薛元功登科爲邑令不能脫選以通直郎致仕未幾病卒無子其姪爲主後事錄致仕告身寘之棺倉卒間爲書左字爲右無何姪䕺逮至

一官府元功據案坐作色數之曰吾平生讀書僅得一官自謂不負筆研今乃誣吾進非科第使吾愧見同列奈何命左右挺之數十婭惘然夢中憶昨悞乃再三引咎元功色稍霽叱令改正乃釋之去婭旣醒別書告焚之後不復夢地下尚重科第何況人間自恃一張黃榜爲永世護身符貪淫悞國無所不至耶

三戌叢譚卷之三終

三戌叢譚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梟羹可以已妬戒殺如梁武徧捕之爲羹以賜百官然不能已郗𧍒之妬聊車志載士人李璋妻徐氏美艷而性靜默居常外戶不窺惟暮夜獨行後圃璋初不以爲異但每自後圃歸則口吻間若咀嚼物他日密隨覘之則徐氏入一竹叢間俛而捫地若有所索歸仍咀嚼夜於枕邊

摸得一白石子但視皆有齒痕若齧殘復已而視其箱中齒痕之石甚多始怪而詰之終隱不言始徐氏甚妬自齒石之後遂不復妬更爲寬容璋寢婢子別榻皆縱不問如是累年乃病卒惜不傳其詳銷磨永刼惡障

宋張嵲初爲蔡元長館賓敎諸子習走元長異而問之楊龜山所以復起也渡江後知福州巡轄張悅向與小嫌遂誣以強亂田路分家械送

韓蘄王王大怒斬於軍門後知袁州一日坐書室忽如中風仆地不醒人事左右扶掖進湯藥以少蘇乃亟命取朝服來家人問之答曰適見張巡轄來便相猝拽今須與同往辯理言訖而卒苟以告元長之言時自照勘那至於此言行之不相掩也如是夫

再生事奇矣離寬事叓奇宋小說載一事又奇可為傳奇李通判女既笄未得佳壻一日有陳

祭推者通謁于李有舊敘話甚款因言近喪偶且及期矣言及歔欷流涕且言家有二女皆已及嫁思念逝者悲不自勝李女自青鎖間窺之竊謂侍婢曰是人篤于情誼如此決非輕薄者得爲之配者亦幸矣因再三詢其姓氏每言輒及之陳時年逾強仕瘠黑而多髯容貌塵垢素好學能詩妙書札李喜之每嘆曰使其年貌稍稱吾女亦足壻矣女聞之竊謂傅姆曰女子托

身惟擇所歸年之長少貌之美醜豈論也繇是家人頗識女意媒議它姻則默不樂父母怪之曰豈宿緣耶乃遣媒通妁陳初固拒以年長非偶其議格則女輒憂憤或慍不食父母憂之固請不得已乃委禽焉女喜甚既成婚伉儷和鳴撫陳之二女如已生謂陳曰女已長婚對當及時不宜緩也朝夕屢以爲言且廣詢媒妁不半載而嫁其長女傾貲奉之陳曰季女尚可二三

年妻曰不然趣之尤力陳辭曰縱得壻無以備奩具妻曰第求壻吾為營辦又數月亦受幣亟議嫁遣陳曰奈何妻忽謂陳曰君翁貯金五十星於小甖中埋牀下盡取用之豈以已女尚有吝耶陳大驚曰汝何從知之但笑而不言益陳實嘗埋金它人無知者因取用之不期年而二女皆出適妻謂陳曰吾責已塞今無餘事矣當置酒相賀乃與陳對飲極量懽甚各大醉而寢

翌日醒覺妻忽驚遽大呌曰此何所耶顧陳曰爾何人也陳大驚疑其心疾媵妾輩圍守妻驚恐惶惑問曰我何爲在此媵侍曰夫人成親一年豈不省耶妻都不曉俄其父母至撫慰之因歷言其本末妻大慟曰父母生女不爲擇配此人醜老可惡忍以我棄之耶不肯留乃送其家自言恍如夢覺前事皆不知之陳亦悟埋金之事惟其亾妻知之疑其繫念二女而冤附李女

以畢姻緣也後竟仳離而改醮焉
我茅著姓始於周公然不甚衍但持世出世代
有其人予嘗欲合爲一宋郭彖睽車志又載一
事蘄璐者丹陽牙校嘗得譴避地維揚與其妻
偕謁后土祠甫瞻禮間妻遽得心痛寢劇不省
人輿歸卽死郡人素傳有五通神依后土祠爲
祟璐不勝哀憤既斂火化畢事卽具羊酒詣城
隍祠禱且訟翌日暮歸還經后土祠東空曠處

見婦人獨行漸近乃其妻也相持悲慟妻曰我感君掛念之恩且有憾焉吾既訟於神神俾我還既被焚乃無所依君若不忘平生伉儷之情當爲致懇萬一再生瑤請其故妻曰城南十五里外有茅君者有道術君往求焉言訖而隱瑤詰朝走城南訪茅君果得於村巷中茅簷荊扉敎授村童十數人瑤前拜之茅起遜謝再四不已茅問來意瑤具陳其故茅初笑曰此何等事

而告我拒之甚力繼之以怒瑤懇益勤茅默然良久曰君眞篤於伉儷者姑以事狀來瑤巳素備卽探懷出狀茅覽之就其書几取筆連書數十字類隸草淡墨攲横茫然不可曉語瑤曰持此去十里所有林木神祠扣扉當有應者卽以授之瑤如其言至則茂林蔭翳廟極邃深森然可畏勉扣其扉有青衣童出受書而入俄頃復出斬竹一根囑瑤曰騎此但閉目東行當有所

覯瑤跨竹去如駛馬時竊開目則竹止不行所向皆荊棘復閉目則又迅馳久之忽覺自止開目乃見粉垣華居若王侯居第有人引瑤入指東廡下小門令瑤入觀迴廊四合中有婦女或笄或丱以百數而妻在焉近語瑤曰感君之力今冥官許借體還生城東有朱氏年十八九某日當死我之精鬼竟投其體則再生矣然彼身則朱氏女也君當往求婚冥數如此必可再合

也復遽曰君不宜久此送瑤廡門瑤出門亦隨
閉迴視殿堂皆神物塑像亟趨出門所乘竹故
在倉卒復跨之瞑目覺去愈疾如行三里所忽
若馬蹶墮地驚顧乃在城濠側已昏暗嚴鼓後
矣褰衣揭水攀危垣以入至其日訪城東朱氏
鬭其女病甚瑤固已疑徊翔鄰近至午聞其家
哭聲甚哀移頃哭聲遽止詢之云女復蘇矣瑤
怪其事頗驗暨復訪茅君則室已虗矣自是暇

日時一至城東客訪其鄰皆云朱氏女自還寬
神識不復如舊至不識其父母兄弟但口時問
靳瑤何在瑤因托媒氏通意父母聞瑤姓名巳
駭愕遽入謂女曰靳瑤今來議汝婚矣女曰此
我夫也自此口不言靳瑤其家竟以歸之他日
瑤從容訪以朱女及其故妻前事皆懵然不省
云

從來唯孔子謂道大莫容此言最確夫子之聖

集大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日皆莫可容不待衰世也求于孔子之前唯務光許由乎堯舜諸大聖人以天下讓之必非虛讓于分數不如我之人也然岳牧之明揚不及四海之謳歌頌獄不歸唯聖人分量與之相近知其不如而讓之此其道大莫容也後孔子者惟孫息邈獨孤信早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息邈猶不自知曰五十年後有聖人出吾當助之五十

年後唐太宗召之驗矣但以聽視聰瞭欲官之
故不受獨孤之言始驗耳
隱人苦無隱侶田遊巖自太學生罷歸入太白
山母與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中天下之
幸人也幸人必福薄魔來天子自書榜其門曰
隱士田遊巖家復爲崇文館學士太子洗馬坐
裴炎始還山此天下恨事也
後周王朴知扈載才薦于李穀穀曰非不知其

才然命薄恐不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所言命耶竟早亾唐李勣選將非龐奇福艾者不用余曰兩說皆是將主國家禍福相唯才所用耳於人厚福何可用

南唐周彬杜門讀書不事產業其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而獨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調玩二字大有意

老耄爲黠子弟所慢正自不少故黠不如愚老

不爲禍南唐周本當烈祖受禪徐玠等以其位望隆重諷爲推戴之首本不肯少子祚左右其事臨川王濛告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祚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劉仁贍守壽州李景已臣周獨堅守不下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延構于中門救之不得于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病甚不

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書以降是日卒仁瞻老病神明烱烱不爲愛子所弄晚歲入時當一回首也

神仙大丹成瘢痕自滅王莽傳云美玉可以已瘢痕楃史云杖皆有瘢痕唯璺膚之初傳以金淊則瘢亾金木之性相制也

番禺之香山澳近爲泰西賈胡所占造城製臺意叵測總制何士晉嘗毀之今閩豪自若也宋

時番禺亦爲占城貴人蒲姓者占居層樓高堂雕鏤金碧莫可名狀堂有四柱沉水香高貫于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後竟蕩析貧窶岳珂記之甚詳賈胡主市強者爲之主勢必居此澳以主之無足怪也少見多怪遂爲杞憂耳

宋紫宸殿上壽三十三拜三舞蹈正旦朝賀一十九拜三舞蹈冬至朝賀一十三拜一舞蹈朔望起居九拜一舞蹈今三大禮同無如是之繁

也

宋臨川陳隱隨曰晉侯受玉隋內史過知其不能長世趙同獻敵俘于周不敬劉康公知其必有大咎晉侯見魯宣公不敬季文子知其不免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不亾何爲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知其不反齊高厚不敬士莊子知其不免齊侯衛侯不敬叔向知二君之必不免蔡侯不敬子產知其將死伯有

不敬穆叔知其必有大咎不敬之禍如響所當書紳

今製三品花金帶四品光金帶三品之尊者服荔枝金帶相習爲之亦不見于典故二十年來爲花銀帶者奇詭殊甚然金帶亦未見也宋時帶格三十二三品以上玉四品以上金餘並金塗銀錯班金塗銅無光銀之製而花者又俱四品故品同而官異以花別之笏頭一字執政兩

府服之笏頭毬綬宰執服之排方御仙花正侍
郎知閤節使服之蟒犀權侍郎服之絲頭荔枝
正任副使橫行服之毬路內侍服之海捷幕士
輦官服之剔梗荔枝訓武郎下服之柘枝快行
親從服之太平花隨龍忠佐服之碎草茶酒班
服之獅蠻人仙犀牛寶甁行虎戲童寶相胡荽
鳳子野馬雙鹿方勝雲雀坐神並班直服服之
行獅行門服之行鹿御厨敎駁服之盤鳳翰林

司服之凹面教坊服之辟仙御龍直服之獐鹿軍頭司儀鸞司服之然塗銀塗銅不盡四品也蓋塗與眞難別唯花色舉目即知耳

宋時太子面奏稱爹爹皇帝陛下不如今制父皇陛下爲雅馴也

宋坦齋云四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其評當否不必言然意自可味

隱隨漫錄曰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秋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不知愁來路牕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強起理殘妝整頓敎愁去不合画春山依舊留愁住放翁詩中不及姬侍以夫人奇妬耳此亦一證也

元遺山金元間詩文第一其妹爲女冠文而艷作補天花板詩拒張平原之娶詩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画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張悚然而出亦佳話也

賈似道時有術者言不利姓鄭之人故大璫鄭姓者新得君竟以事中之每有此姓官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輒以罪配之後遇赦得還木棉庵之事竟了其手巳服腦子踞虎子

欲絕矣虎臣云好教作恁地死遂以臭蟣塞其口趯數下而殂近之平原叟黠陷罪例宜釋者亦不放懲虎臣之事也蒸羊嶺上一笑而已豈忍爲此哉然恐定不乏人不容計較也

宋張樞言太傅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次之二物無海猩氣今之牡蠣是江南鰒魚此言良不然今登萊產鰒魚實非牡蠣南宋失山東便如隔世事耳悲乎

丁晉公謂曹馬爲聖人夏英公美李林甫之相業　本朝丘文莊極爲秦會之稱不平非不各有所見然衆惡必察恐不在此處

三戍叢譚卷之四終

三戌叢譚卷之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近流寇一事蔓禍九年延及七省猶無撲滅之期古今寇變亦一異矣後人紀載患不詳今上用徐相國之議令泰西人正曆法事雖未竟亦自倡見不可不紀其詳丙子楚主司爲吳編脩偉業宋給事玫皆能言士也其程策內一道專論此二事載其略以待脩史者考焉脩曆策

曰生民之初紀年以禾炎帝八節倣農事也軒轅甲子系日成也帝嚳序星徵天象也堯立閏月四時始定舜造璣衡七政以齊夏后周人其教漸詳小正載於戴禮月令記于周書二篇存焉五星聚房兆開周之慶歲當鶉火紀克殷之祥自是以迨春秋率歲登臺測驗日至順天以求合故閏多失置晦朔國殊其時有疎辟而無穿鑿周末秦初緯書競作遂有大家之曆託之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大抵以四分一爲歲餘九百四十分三百九十九爲朔實遷曆元以就當時何異削趾適屨故桓譚稱其矯妄杜預疑其非眞也漢初張蒼承秦用顓頊曆洛下閎太初舛駮尤劇劉歆三統辨而非眞東漢四分跬步不行前此諸家無異一丘之貉劉洪乾象始減歲餘創制月行遲疾陰陽黃赤交錯以合天度爲推步師表景初泰始無加焉姜岌始以月蝕

簡日纏何承天始以晷景定冬至祖冲之始變章法之固分天歲之差張子信始主八氣之差正五星之序傳仁均始改平朔爲定朔則朓必在朔月無朓朒前此二十三家至僧一行大衍曆而始密其歲差斥建星之謬躔差得馴積之變月食辨內外之道歲星分超次之殊神悟綜覈諸家罕及然時有不合則謂乾造告譴於經數之表變眚於潛度之中亦其所昧也然後之

作者迨於宋金終莫越其範圍或遷就畸零以逐天變一時偶合數十載輒差矣元太史令郭守敬作授時曆創簡儀仰儀高表諸器用二線代管窺推測宿度餘分皆盡當時測景之所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北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以前後晷景折取冬至加時自丙子迄巳卯增損歲餘歲差古今冬至悉合於太白辰星之距驗日躔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以四

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月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限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寅合時刻晦朔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會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演積立元之謬一本天道之自然其諸應等數則隨時推測可以貽之永久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召天下通知曆律者議曆法

三年立欽天監自五官正以下專科習肄十七
年修淸類分野書書成　賜諸王楚亦有分焉
是年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
書奏擢爲監正李德芳言其繫不用消長於古
法非是統疏爭而大統曆遂行　歷聖以來未
之有改也唐開元六年太史監瞿曇悉達以九
執曆至京師大衍寫之未盡當時考驗第下者
里差使然元至元四年西域有萬年曆行用而

授時陰用其法儀象有地理志者木爲圓毬略
如今之西說　國初靈臺郎有回回曆　高皇
帝稱其精密有驗緯度之法中國書所未載
命簡討吳伯宗飜譯曆書三卷其法造於隋開
皇己未未能悉合也　皇上以舊曆交食屢不
售俞禮臣之請開局設官譯書制儀以宣昭一
代之制　一曰曆術術者戴記絜矩九章勾股是
也古之勾股知用邊不知用角以勾實股實茲

實若三和三較相求而已隸首之術蓋窮於此三邊之對為三角無方大亘六虚小限咫尺輳心之角必應極界之弧積分成度以至九十並有一定諸線以直線割圜輪內曰弦曰矢外曰切交同陬餘角諸線如之挈有定之角御無方之邊內外相顯進之圜面曲線以首尾率相易為用三曰儀器求倍勝之法資倍勝之器以測三辰地平經緯以測相距度分以測赤道黃道

經緯以定時刻古以渾令以平古以全令以隅經廣三倍分細十倍黃赤分器咸極精審三曰度地漢人罕識渾天令人罕識渾地不審地形測天何階水地合一圓球闇虛之圓其景也周偏生物戴履不殊以覘日爲晝兩極下極寒以半載爲晝夜赤道下極暑以二分爲夏二至爲冬北行累日北星漸出南星漸没形圓可知里數亦審四曰測天天爲動物本行無不右旋爲

性所循黃道所宗黃極而又循赤道左旋外此
則不動爲諸動宗赤道經緯圈依斯而設故黃
赤道相距今漸以近而白道隨黃道如故十二
分次古人非能得諸鬼神葢依當時日躔而設
直從今日二交晝黃道以分十二事理爲允但
經緯度用赤耳恒星麗天終古不改而微循黃
道東移是與赤道斜迤參差糾紛轉易故古來
距度諸曆互異樞星移去北辰過三度也七政

運行乍舒乍疾是其輪轂不與地心同處人在地視之輪轉一高一庳則遠者見遲近者見疾授時以前此祕未啓回回曆用同心輪負小輪小輪之心循同心輪而右日循小輪而左俱一歲而復小輪半徑與地心不同之分並爲日輪半徑百分之三有半是爲贏縮宗因舍此言曆殆眞瞽史五曰步氣歲實之數生於日躔後世日消緐日輪之轂漸近地心也舊曆齊之故不

能以相通授時刻立消長上考往古百年加一下驗將來百年減一魯獻以還四十九事而合三十九大統又復齊之為二十四刻二十五杪知其謬也今之改獻長乎消乎二千餘年之消縣長何憑欲消則實測為據者不服也太陽以贏縮知高庳高庳之最不直兩至百年右移一度故行度多寡冬夏異而春秋亦異緜斯以求日躔之實而歲實安得齊也紀月則有平朔定

朔矣紀歲何獨不然平歲用授時消分趸以最
高差數加之則冬至定矣六曰步朔朔者無所
取之取之食也月離直度多差不可目視而器
測必以食甚日躔之衝而得月行天一周黃道
外內各半曰交終過之又逐及於日曰朔策其
一高一庳環轉曰轉終又以小輪自行加減爲
未足也法用同心輪負本輪之心而右本輪又
負次輪之心而左俱一周而復月復循次輪而

右半周而復次輪半徑半於本輪半徑并之大至八千七百得五度弱爲上下弦唯朔望月在本輪内規不須次輪加減故以升度差改實時爲視時而朔望定也七曰步交食加時蚤晩不在朔望實時而在人目所見之時然必先求實時先推日月中會計其平行及自行而得均數然後以均數加減水得實因得實時此即古法躔離朓朒而加詳焉也食分多寡以日月兩半

徑較月距黃道分得其大小次其二曜距交遠近與古法不異第日月各有最高庳景徑緐之小大黃白距度有廣狹食限爲之多少皆以自視爲據不論實交地心人距地心之差能使視北爲南曰南北差刻差蚤減晚加授時以赤道距午爲限新曆以黃道出地最高爲限曰東西差併最高庳三差以爲勾股形黃道正中無勾差正東正西無股差皆合於弦也故地心實會

改爲地面視會也八曰定五星天以遲疾定高庳又人目距地心之差恒星獨無即爲極界塡星最遠僅得數抄太陰最近差過一度六分六陽居中視差三分太白辰星時與上下黃道緯度恒星不遷五緯時異其經度恒星七十年又七月行一度五緯各有本行赤道緯度恒星五緯皆時異其經度恒星爲黃道同升度五緯各有本行並以同心輪負本次兩輪或不同心輪

行雖賾可以一齊之矣若夫清濛之氣盛則厚而高減則薄而下昇庳折照大於本形夜刻爲多水氣彌甚故經度不差緯度多差眞高在下視高在上差高之緣端繇於此仰度數之理研幾極深考驗必暫今術之不能通於古猶古術之不能通於今何必古人之信而今人之疑乎

流寇策曰國家自秦晉流孽輕作難民人蕩居大夫旰食車馳而徒走者八年於兹矣　天子

威命震疊集諸路之師東西追擊苟將士一力
宣揚　國威先聲所指羣醜蕩駭何難禽獮而
草薙之夫寇賊姦宄蟊螣螟賊皆一氣所生自
古流孽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未
有一敗而不卽滅者也賊初作難發於延綏其
北多逃兵而神木靖邊綏德慶陽延安最劇據
府谷破合水諸縣延鄜慶平之間井涇木刋者
幾千里秦食盡晉代之受病先後渡河而東者

三十六營有據河曲破汾霍蔓於輿嵐已襲據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内犯忻靜五年之内九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食盡豫代之受病其破及楚蜀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據林縣聚於武涉河以北騷然苦兵闌入畿南掠趙州寧晉別自五臺侵行唐踞井陘南哨臨洛邊兵大集還逃甸朔賊大困乞降亾何河水合有澠池之潰賊未之潰也誠以此時塞太行之

口斷河北之津駐兵曹濮扼𢎞使東軼羽林佽飛之士從中下與諸邊勁騎蹙而殲之賊成擒耳稔惡未巳再得渡河從此而南分爲三支入伊陽犯商雒或自嵩伊犯汝州南屯魯寶䋛葦陰復歸盧靈稍入於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之山䋛間道至內鄉縣入楚其東潰者徧於宛境及汝寧歸德內犯新蔡巳越壽亳陷潁州奄入中都聚廬安園桐窺皖　陪京大震旋返永雎

汝黃踞伊宛或掠雲夢大抵皆還商雒合於大賊其入楚者據鄖津蔓荊襄之間破當陽入於蜀回聚房竹遁平利或自鳳隴入漢返鄖連營千里犯均光流毒棗陽隨應伏黃陂屯桐栢信陽走蘄黃逼襄鄧別自英山破羅田迫於大兵盡遁秦川方秦事之殷秦將士大小數十戰斬首三萬六千弓不及箙馬不及秣掠者不及收傷者不及起數道之寇復相率而歸秦秦地方

數千里防豫之界曰關門曰商雒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河防川楚之界曰漢中曰寧羌防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馬足扼賊者壞車轍謀聚而殲焉既併入於秦合於大夥而賊益慓悍無忌乎再自秦朱陽關直犯汴城還竄禹許從沈丘突潁亳別自嵩輦趨陝禹閿寶縣去擾澠永或遁靈盧已乃殘雒汝南破和含圍江浦滁州西還汴城走入

內淅漢江春淺有自白河光穀而渡溪林蜜菁
阻山公行邊兵既撤荊襄之間受其虔劉矣而
內淅之賊再擾漢興之賊已渡秦豫之警月凡
數告兵何繇以息民何尤以安也哉
詔書切責諸大吏盡賊而止賊奔敗之餘跳驅
走險困蹙乞降冀緩我師　國家以大兵臨之
若不自縛以獻屈彊山間如釜魚阱獸趣即麋
爛耳雖然賊耰鋤棘矜之人郡縣討捕力也不

得已而至用兵偏將軍之師費旬日糧足以辦
此乃自有賊事以來督理則三邊五省總其令
撫治則秦晉豫楚蜀鄖鳳陽兩畿通其謀應援
則南樞兩撫東撫防其潰總鎮則征西鎮西平
羌臨鞏山西昌平保定湖廣將其兵士卒則禁
旅六千薊密夷漢關遼鐵騎天津招標鎮筸茅
岡施南石砫川浙黔滇辰虔數近十萬供餉則
裁諸都發冏寺馬價　親藩士大夫捐助數逾

百萬旬獻首功月報大捷積歲斬馘每營萬計八大營合之無慮十萬而賊勢滋蔓益甚入晉已多於秦入豫楚愈多於晉者何也夫士不素訓不可以應卒計不豫定不可以弭變申令不齊不可以明罰糗糧不備不可以致武兵者武事以怒則立解甲之日距躍曲踊乃可一戰李陵軍有女子而鼓聲弗起竪穀陽進酒子反而楚人宵潰今前有一死之懼後有三軍之樂往

者既利來者慕之採掠稽留緩追逸賊夫先自退也已焉能先人且疆場之間一彼一此賊在秦豫則秦豫急賊在淮楚則淮楚急事之不捷過有所分雖無專功亦無專罪將士多高班詐增首虜足以養階勲避文法其甚不律者大吏不能直繩奏下兵部乃當之奪官夫死敵之賞與奪官之罰未見人之趨賞而避罰也爲將之道非深執忠孝恃巳廉信則輕財果毅獲必死

生今之債帥奉已而已志不在軍軍之所出下令懸賞饗士椎牛之具將不能辦也旣戰折矛傷弩罷馬亾矢之費將不能出也傷者空財而芺樂完者内酺而萃樂將不能給也迺聽其掠而將操五坐而得利故三軍之中約束禁令將不爲也且又不能賊之來也百里斥堠覊視苗頭兩軍相當則有活仗賊初以輜重爲餌兵以爲利繼以協從爲餌兵以爲功夫至兵以爲功

百姓之命其哀號宛轉於矢刃之下者不可勝數矣賊之所過滌地無類家貧戶饉民生不聊遇賊死不遇亦死藉第令無死官軍所淫掠者十室而九老弱顛踣壯夫詿誤土賊數見告矣客兵行鹽月餉三倍土著賊傳城而陣乃請濟師賊去而兵始來兵罷而賊又至有司餼廩竭矣或閉門而謝曰我所守者　天子之民也將或循城而詢曰我所將者　天子之軍也郡無

見錢縣無見穀本折兼支逗遛城下夫士之褊
袒搤腕深入敢决皆以氣之趫力之銳故遇敵
則奮乘堅則拔今調擾之卒羸糧數萬負弓矢
萬箇越燕趙齊衛之郊覆地數千里而未見賊
賊阻林谷爲險士緣山負食乾糒飲水不見鹽
穀曾未接戰師病矣郡縣佚其扉屨資糧可也
不則駑驁狠戾鼓之弗前尚安事兵吏議不能
盡賊曰撫之夫賊撫則吾民也不撫則吾寇也

奈何其忽令宣布　詔書予以不死賊且降且殺人未肯解甲嚮者臨縣信之而城破真寧信之而印失武陟夾剿信之而南逸於河棧道合圍信之而潰淡千里置河西則抄暴不止編行伍則殺掠如故其帖然不終叛者僅一二支耳然則令日之計從可知已賊阻山我師奪山者勝賊忌水我師扼水者勝賊恣掠我以饑困之賊用衆我以寡擊之賊以乞撫愚我我以計閒

之潼關之險失其通者曰華陰曰華渭曰商南曰雒南大散之險失其通者曰階文曰蜀道曰秦川曰斜谷子午黑水谷高山絕險遂爲五達之衢矣盧氏內鄉淅川三省之會伏牛溪亘數百里太和諸山地接宛洛漢興均穀房竹彼抄盜公行我車騎難入英六山溪上曠賊走集焉吳越守江其要者焦湖望江裕溪泥汊齊魯守河其要者曰上流自曹至王津三百里下流自

單至徐三百里此數坳者今日之所急也秦豫土疏民慢山邑恃陋城已惡而不修村疃鎮集亘比一都而無危垣之守楚則車所集市民饒於郭郭民饒於城賊皆生心犯此數邑以爲賊資而我有叛兵有土寇有難民以日益其衆援師日夜奔郡縣之急而 陵園漕運 親藩諸地徧重兵賊勢益亟我師愈分我師愈分賊勢益亟此變計之日也客兵戰主兵守山民守砦

澤民守川重民守家輕民守市無郊處而驚無
敵北而走無夜呼而恐無露積而懼諸大吏視
郡縣足辦賊以賊委之厚集其力無分兵無奔
命視賊甚獷悍者扼其一支賊之所逐我必斷
之賊之所避我必致之以數省之師先後夾擊
屠磔務盡賊偏敗必攜無黨必阻然後宣示賞
罰洗滌協從百萬之衆可一朝而散也且討賊
以來大臣不聞自請視師者士大夫不聞於家

財佐軍者大帥不聞以罪用鉞者士卒不聞以功遷右列者其故何哉惟邑丞倅能殺賊者即爲眞厮役徒養能殺賊者即爲將百姓有止賊鹵獲者以其全予之撤私財募義勇者 賜爵級束帛風示天下若夫茇舍草止之禮也糧從軍行之法也軍無頓舍士無宿飽而欲卒乘之戢睦此不得之數也士持糧置竈老弱私從負羈紲贏囊橐士傳器而食嚴刀斗而止無因民

火無雇舍宿如是以令於軍中曰犯者殺無赦軍志於是乎一矣然則將士受　詔討賊八年功弗成是皆謀臣之失長計非賊能久稽　天討也哉

三戍叢譚卷之五終

三戍叢譚卷之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人審刑奏案貼黃上叓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令人縱知貼黃不知撮白爲何事

宋和詵上制勝強遠弓于徽宗弓制實極輕利能破堅敵於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詔施行之後韓蘄王因之稍加損益名曰尅敵洪文敏以爲祖熙寧神臂之規神臂者弩也岳

珂以爲不然其說良是余甞得其式亦稱神臂弓然以膠竹爲之但施柄耳利於馬上用非如神臂弩必籍蹶張非步不可也往甞以節省銀爲遼東製神臂弓弩各千張將士皆喜

道家謂德行未至事每垂成必有意外不特九魔十難也浦城山中道人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或十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後數日忽有扣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曰

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罰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西山母娠忽見道人入室遂產西山雖爲儒宗迷却本來矣只回轉却一部大學衍義纏定八識田中何時透却耶

陸務觀初娶唐氏閎之女也于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脫去然事不得隱亦絕之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殽放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

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新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放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句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踪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画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猶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也未久唐氏死至紹

哭壬戌歲復有詩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矣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巳丑歲暮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

橋春水生又云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此載於周密癸辛雜識放翁韻妻詩妾又彈文中枉蜀中妝尼妾一事皆非常人獨以後妻妬極竟不能蓄一人早向枯寂竟得上壽然其惘然之懷至老不忘不知爲蓮花博士能銷除此念否

舊籍中頗有奇方不必醫冊也喉閉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酒醋調灌勝於白礬但須眞者耳

目障赤眼以熊膽少許略調閉盡去筋膜塵土入氷腦一二片或洟痒加生姜粉臁瘡以淡虀水滌色乾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香少許糝乾之痘倒靨色黑屑氷冷以狗蠅七箇擂碎和焙少許調服痘後餘毒內障用蟬脫一具淨洗焙燥天花粉等分爲細末以猪肝破開入藥用蔴皮縛定用泔水熟煮切食之旬餘而愈此皆見於癸辛雜識者

宋高宗所書千文律呂作律召對閏餘字似工

金亾進兵復中原史以爲趙葵等貪功之罪此

正以成敗論人耳嘗竊痛之見周弁陽亦有此

嘆可知公論亦未抹盡弁陽謂是役也乗亾金

喪亂之餘中原俶擾之際乗機而進直抵舊京

氣勢翕赫未爲全失所失在於主帥成功之心

太急入洛之師無援糧道不繼以致敗亾此殆

天意後世以成敗論功名遂以貪功冒進罪之

恐亦非至公之論也此言最確宋至此時氣運自然不振然爲之臣者非此無以謀國宋即不進元亦必來知不可而爲之聖人也知不可而不爲逆臣也人無言爲智士妄笑聖人自淪於逆可也秦檜之主和亦是恰好能免於萬世否

宋徽宗艮嶽初成令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于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入遂括囊收口名之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

如枉千歲萬壑間韵主韵事只不用童蔡不妨耳

黠僕每知罪不可脫則以閨房事汙主不知此果有之亦不足汙只婦爲誣可恨耳小說所載宋羅點攝平江府有主頌其僕欠錢者究問雖得實自云僕嘗與主饋之姬通旣而物色則無有也於是遂令僕自供姦狀因判云僕旣欠主人之錢又且汚染其婢事之有無雖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狀巳明合從姦律定斷徒配施行所

有女使候主人有詞曰根究聞者無不快之

三十年前丙午余赴童子試一人兩卷事無有也後數年始聞之至旬數卷者矣宋王希呂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爲二試卷皆中選衆譁然訴之王呼問曰爾生幾何年凡幾試矣衆謂憐其潦倒皆以老於場屋對王曰曾中選否曰正爲累試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耶逐而出之此語亦快

然今之兩卷大率皆倩人也元姦僞事史冊中皆有目中常於近日始見之盡一亂一治聖人出焉別爲一混沌天地無聖人叅贊世界汚亂幾於毀矣何至今日

周禮后妃進御之說余巳著別著中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其法要詳再錄之王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九人爲一夕夫人三人爲一夕后一夕后又一夕以次

而至女御一月竟矣諸侯則五日一遍姪娣六
人當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孤卿大夫
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之妾不得專夕妻
則專之凡九嬪已下女御已上未滿五十者悉
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則例五十猶
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
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也其說最爲詳明然又
曰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以晦淫惑疾

明淫癡疾又曰不從朔始但放月之生如此則
晦望朔三日皆君不御之日也女御日值此者
虛應耳后一月兩夕其一夕亦虛應也
宋末永嘉陳觀國夢一翁曳杖石上仰瞻飛隺
翔舞煙雲空濛中髣髴有字數行體雜眞草其
辭曰水聲兮激激雲谷兮茸茸千峰拱綠萬荷
奏紅爰宅玆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
極而天通予乃跨隺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宫

披海氛而一笑以覩九州之同傷一人指曰此放翁詩也但悲不見九州同此放翁辭世詩也豈以至正合一爲九州同耶仙人達觀或無間彼此矣

宋嘉定十四年受寶朝士轉賞三館推恩危亾之際爲此矯誣與近日虜犯　陵寢反受恩賚千古一轍當時不受轉寶賞者朝士中惟陳貴謙陳密在學不願推恩者茅彙征一人而已近

歲止宋給事學顯辭疏剴切亦終不允逐之去國不見一人也我茅多奇彙征一人也

趙葵見史彌遠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葵延入小閣會食出兩金奩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卽舉二合盡投爐炭中香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旣而出劄知滁州墳見賜卽命之任葵平生功業實肇於

此焉南仲氣局自非常人彌遠姦臣亦豈中才所辨乎今之學爲姦者正未見其脚跟也

王黼黃雀鮓自地盈至棟凡滿三楹蔡京蜂兒蜜三十七秤童貫敗後劑成理中丸幾千斤賈似道籍没果子庫糖霜數百甕官吏以不可久留難載帳册輦沉湖中前史領軍[illegible]一屋氷腦五百兩胡椒八百斛直細事耳　本朝抄没劉瑾嚴嵩册子家俱有之皆不及也近日一權家

純赤金打字十二幅獻頌屏風六十誕日芙妝一百三十一架它物不知如何矣

宋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建言詩爲元佑學術不可用時李彥章爲中丞遂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科禁何清源遂修入定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古今一怪異事學者何只詆亾秦也

賈涉制置日舟過湖州德清之龜溪見婦人浣

衣者偶聆之問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屢入禁中恩數甚渥年至八十三婦人無常所謂娶花枝也娶泥者豈虛也

南宋湖州潘壬之亂事已底定殿司兵至欲入城乘時刼掠舟抵南關張王祠下忽若有巿巾

白袍人擠之入水遂止湖故近廣德廣德祠山
祠張王最靈著今湖州已無復張王祠矣
言有出于小人雖是而人以爲言人有欲自溯
拔圖巽而實以僨事二者不可不察也賈似道
師潰以蠟書寄殿帥韓震曰但得趙家一點血
有興復之望後來陳宜之在福文天祥之起粤
孰不循此當此時尚易爲也宜中本似道所引
此時與編修官潘斋聖謀一反賈政見臧里宮

寺欲爲苟安遂專以圖守爲説韓力主前論遂以鐵撾擊其首折其足脛而斃之希聖入察行且登用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宜中竟爲暹邏臣嗟乎故大司馬梁廷棟姦之尤也然虜退待罪之日請擣敖目濟海島二策恰合機宜余雖被其禍然爲頌言請行其策梁終以腦子死余亦放還坐失二計敖禍未巳島師巳潰嗟乎

弁陽老人周密曰東坡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

此固不刋之語但氣若不閉住則無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止恐終無此期雖有微煖養下丹田決非延世之術惟孫眞人謂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仆瞑目閉氣於胸膈間鴻毛著鼻上不動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眞也此一段要訣但閉氣胸膈安然持三百息之久恐是元

不閉鼻中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煙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雖三百息可也升陽之道似得眞授然竟從悟入所恨者不能自信耳故又云行張安道養生訣九閉息三嚥津行之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臍中實熱脚力輕快而目有光此其病在前說怪無卓然近效也此法原下乘法然

可爲人仙極其至得三百六十歲孫眞人從此
入門亦未盡其用耳況弁陽乎
石鼓字麗奇可愛然必非周宣時物僞齊學士
馬定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萬言引據傳記
其言似不謬
令奴之射不如西虜大率西虜射兩矢奴纔得
一耳蓋簇太重不近不發發亦遲鈍余嘗以西
虜步射東虜東夷無不披靡之云女眞虜力不

過七斗箭簇至六七寸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蓋其習俗千年不變也

三戌叢譚卷之六　終